

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六)

沈國元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六

秀水沈國元述

四月

福建巡撫南居益條陳控守彭湖添設大小將領水陸官兵、城池臺舍、廩餉屯漁事宜。

設將領

守要害

一議專設遊擊一員、額駐彭湖，即以二遊兵兩把線、護節制以成臂指之勢。一議中左地方逼近彭湖居漳泉之間，最稱要害，宜仍移南路叅將札守漳浦，游必須地有警，各官早、尤聽不時往自調遣，方無掣肘。而西寧爲泉門戶，當移泉南，一擊駐劄，以資控制。如此則無增兵之費，而得汎守之效。一議增兵，以資控制，如此則無增營，水陸官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查彭湖衝鋒遊擊兩營，一千一百六十名，今增新兵三十五名，今增新兵九百三十名。

大五月

昂房派項以布費其錢、內守者壯官聽三大把兵九
稱查痕無海政不二一地每查軍四遊名武總八名、其
形得民碍洋司與千議聚月原容名擎也榮一百、其一
勝彭漏者之糧也、一派給加彭而其調風山員、五一
合湖危補充餉除百設月給湖保二度櫃龍轄陸兵、五十
無築守之供遁舊餉遊糧行中落于哨仔、港諸兵、七
於城旨總防處兵名擎一糧兩蘿一守兼、此云耳、
此云耳之海查原歲限兩三遊矣、百中顧處石、四十
地庭一下之有餉、隨二錢每餘標立上漁把十四名、
策忙里洋外二員錢今兵行水水西寧看守、上漁把四員、
彭屋似餉約萬役每議月給糧陸官六名毛炳宮後
一宮湖之屢一增八一兵長城九錢春不許、未有增兵相右
庄西筑時本歲錢春不許、未有增兵相右
四寬城曲分歲餉有名年該湖、不許、未有增兵相右
各處風浪計不許、未有增兵相右
濱櫃延處三水立底者二千兩衣舊十
十舍官不置者二萬兩甲兵兩南彭計可立
丈陞舍至查餘見甲兵兩南彭計可立
高持營加別金行等滿西來防餉以哨復十顧
員轄水

田植改此甚副以聽一欽物似島十工一兵門約一丈
 二惟沙島一將重用員給什餘計外用丈五十兩、城內起五十擎衛門一座
 千中璣頗議庶將官左控副將官收賄五百兩、城內起五十擎衛門一座
 餘壤減稱也輕體十員給什餘間每間約銀四十兩、哨官房舍約一百餘間
 田墮饒彭相臨各役二員給什餘間每間約銀四十兩、哨官房舍約一百餘間
 山山南曰南議湖維島孤懸羽書鄭重仍仿沿海各將官之設計用銀三十兩、陸
 駆荷戈之衆轉而緣南顧勢必不能合但無高
 平坦以耕外臂惟指則尤內一下員給什餘間每間約銀三十兩、陸
 天子曰北及龍江港沙塘之謂肥沃盧可堪種池聞虞路足
 佐軍需查覈關干南路不買備
 遺向陽削非標守
 宜節制無失
 費勢必不能合

無三懸示
是此年然後聽
塔蓋漁業給
長利莫非軍需
也一議築鏡臺
泊灘連迤有巨
西安計水要害
今稱要害此爲
城一座

官兵自行開墾收復子粒一切不間俟成熟
議起科沿海居民有願耕者亦依此法行熟
也又彭湖固漁藪也若招置沿海在聽其行熟
票行什之稅以海爲田西海濱之鏡臺查得彭島浮于海上儘稱屯田哉此一議築鏡臺
勢歧港零嶼甚多其汪洋空濶可以穩
蛇宮暗灣口兩山對峙左爲風櫃仔右爲山鼎立其中最
向相距五百七十餘丈而宋山鼎立其中最
夷向川據此以與我爭也則爲夷之所必資
所必守合無于風櫃西安寒山三處各築鏡臺

日頃者邪臣假借題日誣鑑宮庭虧損
擊紅九移宮三案已控形章奏簧惑聽聞
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快

主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官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答奏叩嘆不厭諱切者輔道

嗣皇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寧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候

旨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于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爲楊漣一人獨以排闥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卽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剗一爆燭連左光斗等侈口擁戴之功哉且元輔之方從哲首臣之蒞濟世掌道之顧愷無日無事不在一爆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之功獨二人攘臂自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室請

選待入居、諭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
紛也。臣常聞真緊矣、當濟世興運光斗等之入也、見一宦
者手握數紙、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
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爲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則應爲
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卽排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授一紙、濟世等心訝而面拒之、獨
濟世光斗口誦心難、不自覺真席前膝促、神暎而形就也、

錄是而燔自后之說錄是而煽重簾之議錄是而狸宮嬪
之詞誣告

選侍之孺名錄是而興盜寶之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聽矯

詔恣心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爲祟連與光斗等入
幕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罄擗

選侍之奩篋併擗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八公主踉蹌徒步奔

一號殷吞聲飲泣莫從控願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寧十

餘人且殴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連及侍父端端恩
从此不過假盜寶以爲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
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聞諭保全侍父不得其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殿之餘劉朝
等數人又安能延喘於犴狴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哉觀於李道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未必不深知以至自后垂簾施々不情之波聚可推
矣、臣以爲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朦朧挑激煬蔽稽停迄今讀
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而况於后、請
之不得、而况於自后、不妃不后、而况於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自后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又安
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爲它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
也。當日

皇上一見群臣，安等卽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詭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激
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眩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
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爲功之說邪。黨恨之入
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
有

旨令

選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功耳、乃移
宮之說肅出遽使

選侍徒跣奔避、進患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難移哉。臣又以爲李遼思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搶之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寶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搶而還之。

皇上。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盜匿據而充王安之囊橐。不罪搶而罪盜。不亦顛

倒之極哉。王安夙警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足深怪、
連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本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人之憤而不恤者、
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依爲奧援、線索潛通、禍福
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爲所欲爲而無不如意耳、
然非輔臣劉一燭權與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迎合西
擬、仰鼻息而聽頤指、烏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
敗、一燭懼罪及己、猶極力彌縫、再次徵還、提取劉朝等之
明旨、豈非朋比爲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是、死不

足贖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念然不平代爲報復驕語向人
曰王安罪不至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兄矯

天子詔一朝而碎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遵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風波小人
費盡伎倆難掩

天空日霄、終歸水落石山。若革無限罪孽、以次敗露、自作
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懲惱於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爲
政、授意篡修、實者未必錄、勾考未必審。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私憂過計、屢起而爭、卒出忠愛。
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事出

宸斷、以見欣行。

冊立之不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變
震器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換。